

## 走一遍母親的年輕歲月 ——訪姚嘉為

田新彬/訪談  
93年11月台北

涼爽舒適的金秋時節，旅居休士頓作家姚嘉為翩然飛回臺灣，出席智庫出版社在台北、新竹及台中為她舉辦的三場新書發表會。《湖畔秋深了》是姚嘉為的第三本散文集，也是她最看重的一本，因為這本書裡有許多篇章寫的是她摯愛的母親。

在發表會上，姚嘉為娓娓道出她寫這本書的心路歷程。「母親在我的心目中是一個終年穿著樸素的旗袍、溫婉、含蓄，甚至帶著幾分怯怯的中國傳統婦女。九五年母親因病故去，我在整理東西時，發現了七、八個沉甸甸的大紙盒，打開一看，裡面竟然是母親的日記，有些甚至是婚前所寫。翻閱這些日記，我看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母親。」

原來姚嘉為母親年輕時醉心戲劇，甚至為了演戲，不顧家裡反對，大膽離開貴州的老家，跑到南京投考戲劇專校，並且多次在抗日舞台劇中扮演主角，鋒頭甚健，在當時是所謂走在時代尖端的新女性。

這個發現讓姚嘉為大吃一驚，她不能相信保守、內向，事事都順著父親的母親，曾是如此獨立、有主見、勇於追尋自己理想的小姑娘，於是她下定決心根據日記中的資料追尋母親的腳跡，走一遍母親年輕時的歲月，重新去認識母親。

二 二年她親訪貴州一個漢、苗雜處的小鄉鎮松桃，找到了母親的老家，也找到了母親童年的玩伴——現年已八十歲的彩珠，聽她細述母親如何將緞子被面拆了裁剪成戲服，戲演完後再偷偷還原。參加學校劇團，點著煤油燈在廟裡演抗日舞台劇《野玫瑰》，戲演到一半外婆來鬧場，要拉她回家，未滿十八歲母親竟說出「不讓我演完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」這樣剛烈的話。

二 四年她又到南京找到戲劇專校舊址——如今的江蘇冶金設計院，看母親當年公演珍妃的地方。甚至還找到了母親就讀劇專時的同學甘競存教授，親口證實了母親演戲的天份以及在舞台上曾有的風光。

中央日報副刊前主編、現年八十七歲的孫如陵先生，曾是姚嘉為母親小時候門對門的鄰居，聽到故人的女兒出新書，特地趕來站臺。提起家鄉有「松桃花」、「梁美人」之稱的鄰居小妹妹，當年離開貴州偏遠小鄉鎮，彎彎拐拐、走走停停去到南京戲專學戲的事。孫如陵說：「以當時的環境看，簡直不可思議，但也見出梁小妹對戲劇的熱愛，以及為達到理想不怕吃苦的決心和毅力。」

孫如陵也提起梁小妹在南京劇專求學時，以電影院為教室，常連趕好幾場。有一次看完電影《關不住的春光》後，竟衝口而出：「我就是關不住的春光。」那顆年輕躍動的心、那種對戲劇的熱情，讓他至今仍記憶深刻。

兩次去大陸尋根，與親友無數信件往還，姚嘉為終於完整的拼湊出母親的一生——心比天高、滿懷演戲夢想的年輕時代；婚後，國共內戰，與擔任軍職的丈夫分離兩地，「他若不在，我也不想活了。」那種對愛情的執著；以及來到台灣後回歸家庭，成為終日操持家務、照顧一家大小的平凡主婦。

「但是，千山萬水阻止不了、外婆反對阻止不了的演戲夢，母親就如此輕易放棄了嗎？她真的安於枯燥的圖書館理員工作，每日上班、下班，洗衣，燒飯，生活中再無繽紛的色彩與綺麗的夢想了嗎？」姚嘉為在感慨之餘，將追尋的過程筆之於書，也就是《湖》書第一輯裡的十一篇文章，其中「日記乾坤」還曾得到梁實秋文學獎。但她心中的惑是永遠難解了。

那天，在台北金石堂書店民生店的新書發表會場裡，人聲鼎沸，笑語喧嘩，姚嘉為初中、高中以及昔日臺大同窗把她團團圍住，彼此敘舊、問好，恍若同學會般的熱鬧。她們都是姚嘉為的老朋友，也都見過身著旗袍、嫻靜端莊的姚伯母，卻從不曾把她和舞台上亮麗耀眼的女演員畫上等號。聽完姚嘉為的敘述，這些如今在各行各業卓然有成的職業女性們不禁相對歎噓，為姚嘉為的母親，也為那個時代千千萬萬被看似幸福的婚姻層層束縛，犧牲自我，成全丈夫與子女的中國傳統女性。

「我的書沒有話題性，沒有傳奇色彩，更不腥羶，但是我的書有普遍性，我願以此書向與我母親同一個時代的所有女性，致上我最大的敬意。」姚嘉為誠懇地說。